

## 《隐者山河》观影互动摘录

2025年11月10日  
上海·和平影都

映后交流嘉宾:郭旭锋(《隐者山河》导演);主持:黄菊

观众一:看完电影蛮受鼓舞的,陈其钢讲到,“艺术是梦想,梦想是不可以打破的。”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意型的事,一直面对这样的纠结,到底做自己还是取悦大众。陈其钢这么大的作曲家,有那么辉煌的履历,依然可以回到本真,去纯粹地做事情,我们也没什么可害怕的。

观众二:我是1987年就当记者,算一个资深媒体人。看了下今天在场的观众,我可能是年龄最长的,黄菊是今天早上看直播才认识的。我想问导演,这片子能叫好又叫座吗?我不知道电影的拍摄是在我的前同事文涛《圆桌派》(注:2024年8月8日,《圆桌派》第七季播出了陈其钢的访谈《悲喜:“它是深深地留在心里的”》)之前还是之后,文涛说陈其钢是个“宝藏男孩”,我都60岁了,还深深地被他感动。有段时间着魔了,我的朋友圈,我所有的视频号,都用他的音乐,后来又看了《悲喜同源——陈其钢自述》,所以我今天来看电影,是充满期待的,刚才黄菊说不要去美化什么,我就以老一辈媒体人的身份提些建议。

我看《圆桌派》,看陈其钢回忆录,一直在哭,今天就一个地方哭了,就是他笑着说起雨黎的时候,最后这段《水调歌头》的吟诵直击灵魂,但没有掉眼泪。作为一部电影,我觉得你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打磨。陈其钢的人生观、价值观,他的音乐、艺术,通过《圆桌派》和回忆录,已经被很多人认识,怎样从电影中另辟蹊径,就得靠细节。你在拍摄手法上太纪录片化了,特别是巴黎那些内容,你看过伍迪·艾伦的《午夜巴黎》吗?一定要去看,一定要拍出电影感。还有雨黎,陈其钢在电影里说,“我们可以谈起雨黎像谈笑话一样……”可我看得出来一个父亲那深深的悲凉,那彻骨的痛,如果这个时候能用AI或者什么其他方法,还原他(雨黎)生前的一些细节,哪怕一个就够了,像我们这种有孩子的老一辈,是会被深深打动的,但是没有。建议从媒介形式上擅用一些能引起上座率,引起口碑效应的细节。

郭旭锋:特别好。我能意识到您在

说什么,也会消化您的建议。回答您第一个问题,做这部片子的时候,回忆录和《圆桌派》都还没开始。第二点,我同意您说到的很多细节,但可能跟我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有关,我并没有想着去感动大家,只想把他的思想呈现出来,希望年轻人看到后能收获一些力量。第三点,我不太喜欢煽情的东西,也不喜欢宣传,所以关于奥运会、雨黎等会带来传播量的内容,通通做了删除。

2025年11月11日  
上海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

映后交流嘉宾:陆晔(复旦新闻学院教授)、成庆(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)、郭旭锋;主持:曹柠(播客《成柠七》主播)

成庆:这部片子描述了非常强烈的陈老师的个性,这是现在的教育体系和舆论氛围里所稀缺的。我最喜欢电影后面两个乐章,因为触碰了不仅我们这代人,还包括在座年轻人都正在面对的问题:传统与现代,中国与西方在思想上的对撞。他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我不仅敬佩,而且非常认同——抛弃对东方与西方的偏见,抛弃对传统与现代的偏见,来看看今天到底怎么做,就是他说的,做自己。

关于做自己,他的思想不同于八九十年代我们所接受的那套个人至上主义,他更有一种平等观。他的“做自己”有两个维度:我尊重你,但也坚持自己的思想。我们现在的“自我”,有时变得很自大,有时又屈服于某种集体或权威的声音。

这部电影让陈其钢日常化,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思想,怎么表达,怎么生活的,这是一部关于人的纪录片。我做过很多口述史,展现一个活生生的人非常重要,也非常难,但这部电影漂亮地完成了。

陆晔: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,同时又是长期的中老年文艺女青年的困惑。我从来都觉得艺术创作是少数人的事,我们大部分人从才华上就做不到。更糟糕的是,就算小有才华,秉性上也离这个差挺远。

这个故事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价值?人其实还是有点选择的,可以有一个和主流,和整个社会,和爸妈,和老师教你的那套东西都不太一样的生活。我在大学教书很多年,尤其在市场化媒体最好的时候,我居然在大学教书!好多人问我,你看上去也不傻,为什么要在哪儿过一份清贫的日子?这种时候,这个故事对我有意义。我会说,OK,那很好,但那不是我想要的。对,我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。

我还想有一个引申。陈

老师的回忆录里说2019年的生病(癌症)对他打击特别大,在那之前,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青年,一下子咔嚓到了老年。这对我的震动特别大,这就是我的将来。我从来就觉得自己是个青年,等到哪天我也咔嚓就变成老年了。这个心理转折对一个个体来说,是巨大的打击或者变化。他在生病前,周围还有姑娘,怎么突然就变成一个病人了?这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。片子里有一点探讨,但没有书里那么多,没有强烈的反差和转折点。当然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,但我相信每个人到一定时候都会面对。我最近跟朋友开玩笑说,好好健身,争取80岁还能一个人单把行李箱托上行李架,还能一个人环游世界。

2025年11月23日  
北京首映礼

映后交流嘉宾:董梅(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)、苗炜(记者,作家)、郭旭锋;主持:张宏芳

苗炜:我希望导演再勇敢点,把它(电影)当成一个艺术作品来呈现,而不是照顾大家。开头有一个男生的旁白,这部电影里最独特的声音肯定是陈其钢的,这个旁白好别扭。还有明显的假客气,那些外国人说陈其钢了不起,这种采访就跟映后采一样,都是客套话。

还有些地方,我老觉得要再使劲一点。比如陈其钢讲到儿子去世这一段,立刻接《江城子》的排练,这是很重要的高潮。片子里他那几句话挺好的,迅速把情绪推上来,但对《江城子》的处理我有很多疑惑,为什么一开始是外国人用人声的方式来处理?中国的歌唱家孟萌是什么时候介入的?她和那些外国人的声音形成什么样的关系?孟老师(唱)出来的时候,效果太好了,我已经摸着黑在苹果音乐上找到了这个21分钟的作品,恨不得回家路上立刻听。比如《如戏人生》,为什么不满意?他之后做了哪些改变?为什么从一个中国乐队换成了法国乐队?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?这是看片时自然就会产生疑惑。当然整个片子很好看,特别是最后的吟诵,太漂亮了。但也有些疑惑,希望导演再耐心一点,给我们解释一下。

郭旭锋:第一稿没有旁白,对于知道陈其钢的人来说,这些旁白可有可无,但对不了解他的人,有必要做点背景介绍,由于影片要面向更广泛的观众,所以出现了旁白。第二个问题,如果纯粹作为我的艺术表达,我会更极致一点,但七年前拍摄时的初衷,是希望做一个精神上的传承和分享,这个功用导致我要把事情说清楚,还要说巧妙,当然这也代表了我当下的审美。

2025年11月25日  
上海首映礼

映后交流嘉宾:常静(古筝演奏



《隐者山河》剧照

家)、孙孟晋(文艺评论者)、郭旭锋;主持:刘凝(电视台主持人)

常静:片子看过好几遍,但今晚是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,依然特别激动。特别荣幸,在我念大学时就认识了陈老师。1994年初,陈老师准备带着他的作品回到中国发展他的事业时,第一个选择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室内乐团,由中国音乐学院的五个青年教师和两个学生组成,我们想找到国际上最先锋的声音,但另一方面又要走到最传统的地方去。我们的艺术总监是李西安先生,也是陈老师的老师,他的老师请他来为乐团写作品,当然义不容辞,也非常高兴,在海外拼搏了多年,也有很多想表达的,所以一拍即合。

当时我还是大三的学生,第一次见他,发现这个人好严肃,果然是做严肃音乐的。但觉得好帅,从法国回来,那个围巾一围,法范儿的!我天生就比较松弛,我说陈老师你弄得这么严肃,回家后是不是绷不住,“啪”打个响指,把衣服一脱就开始撒欢?他当时没理我,过了好多年,和我分享这段,说你第一眼就把我看穿了。我看到了他内心那个天真的孩童,只不过藏得有点深。从那时到现在,31年过去,他从一个任性的小孩儿变成了一个任性的老头儿,这份任性一直保持着。

我们做音乐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,所以有放松的时候,玩儿的时候……但在他身上,我几乎没见过玩儿的痕迹,他所有的精力、体力,全部用在写作上。我有幸参加过他很多作品的演出,其中一个《蝶恋花》,明年二月份也会在美国演出。这个作品是他为女性题材写作的九个篇章,有我古筝的这段叫《敏感》。我有次跟他说,你能不能稍微让我表现一点,多给我写几个音?他非常严肃地说,我的每个音符都经过设计,一个都不能多,一个也不能少。当时不太理解,现在成长了,也有了更多创作经历,越来越理解他吹毛求疵的部分,他任性的部分,就是因为这样,他才成为了今天的他。他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,他对我影响从青春时直到现在,当我想懈怠一下,对待某些事情想妥协一下的时候,他就会跑出来敲我一棒。

(本文为黄菊整理)



《隐者山河》剧照